



符号学视域下余光中诗中的观音意象

A Semiotic Perspective on Significance of Guanyin in Yu Kwang-chung's Poetic Imagery

姚祖民¹

YAO ZUMIN

瑞嘉普大学、艺术学院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Rajapruk University

E-mail: zumyao@rpu.ac.th

吴琼²

KANOKPORN NUMTONG

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E-mail: kanokporn.n@ku.th

Received: 12 January 2023 / Revised: 04 June 2023 / Accepted: 09 June 2023

摘要

本文以符号学的角度，将余光中诗歌中的观音意象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分析解释其在诗中的隐喻意义，以期深入理解诗歌中观音意象所传递的意义和情感，并为余光中诗歌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通过整理和分析，发现“观音”意象作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符号出现在余光中的 15 篇诗中，其具体能指形式包括“观音”、“观音山”、“菩萨”、“千手观音”和“观世音”等符号形式。在符号的不同层级上，“观音”意象所指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余光中建构“观音”符号的隐喻过程是建立在其能指和所指意义的相似性上，包括观音本身的形象和特点，以及观音山在余光中心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余光中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情感为“观音”符号赋予了丰富的意义，使符号层级逐步增长，“观音”符号逐渐演变为“故乡”，成为余光中诗中诠释和表达乡愁的符号。

关键词：余光中；观音；意象；诗歌；符号学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conduct a semiotic analysis of the metaphorical significance of "Guanyin" in Yu Kwang-chung's poems, with the objective of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tle emotional nuances conveyed by this imagery and providing a fresh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his poems. Through meticulous collation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image of "Guanyin" assumes the role of a symbol with universal significance, manifested in his 15 poems. Various specific signifiers are employed, including "Guanyin," "Guanyin Shan" (Guanyin Mountain), "Pusa" (Bodhisattva), "Qianshou Guanyin" (Thousand-Hands Guanyin), and "Guanshiyin" (The One Who Percei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each utilized to evoke distinct signified meanings associated with this multifaceted symbol. At different levels of symbolism, the meaning of the "Guanyin" image varies. The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Guanyin" symbol in Yu's poetry is rooted in the resemblances between its signifiers and signified meanings. These resemblances encompass both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attributes of Guanyin, as well as the personal significance of the Guanyin mountain in Yu's life. Yu's unique life experiences and complex emotions imbue the symbol of "Guanyin" with rich meaning, leading to its gradual elevation to higher levels of symbolism. Ultimately, the "Guanyin" symbol evolves into a representation of "hometown," becoming a vehicle for interpreting and expressing Yu's profound sense of homesickness in his poems.

Keywords: Yu Kwang-chung, Guanyin, image, poems, Semiotics

一、引言

余光中（1928-2017）是台湾诗人、作家、批评家、翻译家。余光中有强烈的文学使命感，深耕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的创作，自称“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余光中, 2007）。

余光中的创作阶段据其自述“除了在大陆的短暂熹微之外，可以分为台湾、美国、香港三个时期。台湾时期最长，又可分为台北时期（1950 至 1974）与高雄时期（1985 迄今）。其间的十一年是香港时期（1974 至 1985）。至于先后五年的美国时期（1958 至 1959、1964 至 1966、1969 至 1971），则完全包含在台北时期之中。”（余光中, 2003a）

余光中学贯中西，兼容古今，诗风复杂多变。他的诗歌早年受到西化风潮的严重影响，中年回首东方，觉醒了中国意识，用民族的传说和古典意象来解读深入血脉的中国文化。他创作的诗歌既有中国古典格律派诗风的美感，又糅杂了西方象征派的味道，是中国现代诗歌的杰出代表，在中国乃至国际文坛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余光中对词藻的驾驭、韵律的运用都炉火纯青，其诗歌语言最为显著的是运用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的并置，包括莲、腊梅等自然意象，山海经中的神怪意象，屈原、李白、杜甫等古人意象，通过复杂的隐喻构建，行文间挂满中国结，弥漫着无限情思，突显其诗歌的语言张力和暗示力，表达在特殊年代下由于特殊的经历所引发的复杂情感。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研究者通过符号学视域，以余光中诗歌中的“观音”意象符号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该符号在诗歌中的具体含义进行分析和解释，从深层次分析诗歌意象的衍生与嬗变，以揭示其渊源和隐喻意义，以更深刻地领会这些凝练的诗句中所传递的意义和情感，体会诗人在诗中所塑造的境界。

(二) 研究范围

观音意象主要以“观音”、“观音山”、“菩萨”、“观世音”和“千手观音”五种形式出现在诗中。本文将余光中已出版的含有观音意象的诗歌进行了整理和归类，共计 15 篇（表 1），时间跨度达 46 年，贯穿余光中大半个创作生涯。

表 1 余光中含“观音”意象的诗歌

序号	诗名	创作时间	收录于
1	海军上尉	1961.02.25	《天狼星》
2	观音山	1962.06.24	《莲的联想》
3	幻	1962.08.10	《莲的联想》
4	遗	1962.08.18	《莲的联想》
5	火山带	1965.09.06	《敲打乐》
6	在冷战的时代	1968.05.07	《在冷战的时代》
7	夜游龙山寺	1979.08.14	《隔水观音》
8	隔水观音	1979.08.15	《隔水观音》
9	磁观音	1980.10.28	《隔水观音》
10	达赖喇嘛	1997.03.26	《高楼对海》
11	琉璃观音	2000.02.23	《藕神》
12	休止符之必要	2005.01.09	《藕神》
13	敦煌六首	2006.12.04	《藕神》
14	飞过观音山	2007.07.21	《藕神》
15	千手观音	2007.09.29	《藕神》



(三)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首先详细地阅读了余光中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和相关评论集。同时使用文献调查法、历史研究法，通过知网、万方、维普和谷歌学术等网络途径，搜集了一定量的两岸三地关于余光中诗歌的研究，确定诗歌创作的时间、地点和特定的社会背景。最后通过文献分析法整理所搜集的资料，对余光中诗歌中的观音意象进行分析与总结。

二、研究综述

为了全面了解目前学术界符号学与诗歌意象的研究情况，本文的研究综述主要从符号学原理、符号学下的隐喻、诗歌意象以及观音意象四个方面展开。

(一) 符号学原理

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产生、传达和释义过程的学说。(Sless, 1986)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Saussure, 1980) 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他把概念(concept) 和音响形象 (soundimage) 的结合叫做符号，用所指 (signified) 和能指 (signifier) 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语音形象和词义内涵的统一，具有任意性和线性两大原则。

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把符号学描述为关于符号的形式学说，他注意到符指过程的复杂性，认为符号为再现体 (Representamen)、对象 (Object)、解释项 (Interpretant) 的三元关系。符号过程 (semiosis) 是三者的合作过程。(Peirce & Hoopes, 2014) 在皮尔斯看来意义具有无限衍义能力 (赵毅衡, 2010)。

符号的结构是动态的，符号意义不断生长，符号的层级就向更高一级发展，造成意义复杂化和多样性，从而出现新的符号。

(二) 符号学下的隐喻

隐喻 (Metaphor) 是诗歌中重要的语言表达方式。诗的话语就构成了与它的对等物——世界或存在——的隐喻关系。(耿占春, 2007)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1954) 的隐喻运作理论开启了隐喻理论的篇章，他在《诗学》中提出隐喻是人对相似事物之间的领悟。从语言学上将隐喻定义为本体和喻体在相似性为基础的意义互动的结果。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把隐喻和换喻看成是二元对立的典型模式，而在它们之间奠定了一个双重过程，即选择与组合，借此，语言符号得以形成。在诗歌里，试图凸显的是隐喻模式，而在散文中，则是换喻模式。他认为语言的诗性功能同时吸收了选择模式和组合模式，以此来发展等值原则：“诗性功能将等值原则自选择轴投射至组合轴”。在相似性超越了邻近性的诗歌中，任何换喻都呈现出隐喻的特征，而任何隐喻都带有换喻的色彩。(Jakobson & Halle, 1956)

现代隐喻理论从认知语言学和更广义的认知科学实证研究角度把隐喻视为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的基础。Lakoff and Johnson (2015) 认为隐喻的根本性质是概念性的，隐喻语言是派生



的。概念根植于日常经验。皮尔斯 (Peirce, 1974) 指出象似性再现体则可被称为亚象似符 (hypoicon)，而那些通过对另一物中的一种平行关系 (parallelism) 进行再现，从而来再现一个再现体的再现品质，这类亚象似符就是隐喻。因此，隐喻是一种亚象似符。

吕红周(2010)认为相似性是隐喻得以构建的现实基础，而多义性是隐喻得以产生的语言前提。隐喻是一个符号转义为另一个符号。隐喻化的结果就是符号意义层级性产生的结果，隐喻化的过程就是符号意义层级派生的过程。他把隐喻的建构过程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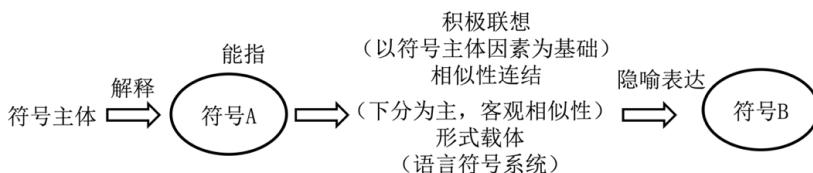


图 1 隐喻的建构过程

上图中符号主体即符号使用者，其在积极联想的基础上，发掘出作为符号 A (本体) 与符号 B (喻体) 之间存在的相似性，符号 B 代替符号 A 来完成原来的表意作业。因此，隐喻就是符号 A 向符号 B 意动的过程，以传达某种意义为目的。

诗歌的语言具有多义和歧解性，往往是因为采取隐喻等手段，加强能指的优势，从而表现出意象的多重含义。运用符号学理论来研究诗歌隐喻的构建和解读过程，能更好地挖掘出本体与喻体间的相似点，并准确地揭示隐喻的意义。

(三) 诗歌的意象

意象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概念，无论旧体诗还是现代诗，都非常重视意象的运用。

诗人流沙河 (1987) 在《十二象》之《意象》指出意象就是表意的象，并严谨地划分了意象的十二种类型。他认为客观的物象—(变)—心中的意象—(变)—完成的意象，是一个制造意象的工艺过程。

陈植锷 (1990) 认为意象是在诗歌艺术中通过一定的组合关系，表达某种特定意念而让读者得之言外的语言形象。他认为意象具有主观象喻性、递相沿袭性、多义歧解性三大艺术特征。

沈天鸿 (2005) 指出现代意象建构的重要方法，正是相异的相似，正是感觉所共有的东西，才使每一事物都可以呈现出别的事物，对某一事物的体验可以延伸、代表对另一些事物的体验。隐喻和象征都与意象直接联系，以意象为它们的外观，即意象可能就是隐喻或者象征。

耿占春 (2007) 认为诗歌言词传递的不是形象而是非直观的词的符号意象。普遍使用的名词意象的并置，都意在通过语法的断绝而指向叙义层上的意义的断绝，从而构成无言可说的意象或意念间的对等与隐喻。

意象经过诗人的经验与情感，选择性地构成了与它的象似对象的隐喻关系。意象是直接陈述物象又含蓄表达作者个人情感的伏笔，是诗歌从不可解到可解的关键词，是理解和鉴赏诗歌的重要线



索。由于意象隐匿了指称性，在阅读诗歌时，必须置身时代，结合作者的经历和文化背景，对意象的隐喻性的对等关系进行正确解构，才能理解意象所蕴含的意义。

(四) 观音意象的研究

于君方 (2012) 从小远渡重洋到美国，同样具有观音情结。她认为在佛门经典中观音是众生的救度者。她指出人们一向以观音这种普世慈母的形象，解释这位菩萨在中国发生性别转变的原因。在中国文化脉络中，慈悲是一种母性的美德。

观音形神兼美，作为华人共同的信仰逐渐符号化，成为大慈大悲的象征，众多美好的化身。观音大多以菩萨的本体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比如小说《妙善传说》、《西游记》，戏曲《象山记》、《海潮音》等。但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观音作为一个意象蕴藏着大众的审美和心理期望，已经突破观音本身的意义。

梁小兰 (2009) 认为沈从文作品中涉及的观音、菩萨形象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本来意义上的，多涉及一些庙宇等佛教场景；二是借代意义上的，他在赞美女性的善与美时，经常用神与菩萨来称呼。三是功能意义上的，即人们祈福消灾的愿望。

赵志刚和张西艳 (2020) 认为林宝音利用观音意象来批判父权制的文化传统，讽刺新加坡社会病态的大众心理，宣扬自己的女性主义主张。但是小说中观音形象所携带的“救苦救难”的慈悲精神并未改变，与在华人民间流传的观音传统形象基本是一致的。

诗歌中的观音意象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但意象具有递相沿袭性，可以推断创作者用相同的“象”表达的“意”基本与上述研究中的本体意义和隐喻义相似，但又必须考虑到作家是否对意象进行创新的问题。

三、余光中诗歌中的“观音”

“观音”意象在余光中诗中的形式，按照出现频率依次为：“观音”16次，“观音山”和“菩萨”各4次，“观世音”3次，“千手观音”1次（如表2）。但即使是同一词语，因诗人寄予的情感不同，以及受到全诗意境的影响，其指称的意义关联域也不一定相同。

表2 含“观音”的诗句

形式	诗句
A 观音	1. 上尉的观音在罂粟田 《海军上尉》
	2. 观音仰卧成观音山，在对岸 《观音山》
	3. 你是飘渺的观音，在空中 《观音山》
	4. 当你卧下，你便是仰偃的观音 《火山带》
	5. 睡到那边的观音山不像观音 《遗》
	6. 睡到观音也老 甄甄也老 《遗》



形式	诗句
	7. 佛灯阑珊， <u>观音</u> 也睡了 《夜游龙山寺》 8. 这 <u>观音</u> 最准 《夜游龙山寺》 9. 珊珊说那是她跟 <u>观音</u> 的秘密 《夜游龙山寺》 10. 你一定全许了我吧， <u>观音</u> ？ 《隔水观音》 11. 能不能够为我静止十秒钟/像一尊凝定的 <u>观音</u> 磁像？ 《磁观音》 12. 我要藏你在一个锦匣里/像一尊磁 <u>观音</u> /容我细细地观赏 《磁观音》 13. 观音山劫后仍是 <u>观音</u> 《休止符之必要》 14. 那是大足宝顶山的石窟/和 <u>观音</u> 从不曾如此亲近 《千手观音》 15. 凌波的 <u>观音</u> 如此纯净 《琉璃观音》 16. 我转晒肘边的素衣人/又回顾琉璃的 <u>观音</u> 《琉璃观音》
B 观音山	1. 观音仰卧成 <u>观音山</u> ，在对岸《观音山》 2. 她的墓在 <u>观音山</u> ，淡水对岸 《在冷战的时代》 3. <u>观音山</u> 劫后仍是观音 《休止符之必要》 4. 睡到那边的 <u>观音山</u> 不像观音 《遗》
C 菩萨	1. 菩萨本来大慈又大悲 《千手观音》 2. 都说菩萨是有求必应 但是她啊，我时常埋怨《千手观音》 3. 若非 <u>菩萨</u> ，又会是谁 是谁啊回回有回应 《千手观音》 4. 菩萨的卧姿真曼妙 《飞过观音山》
D 观世音	1. 遗忘是不是灵魂的透明， <u>观世音</u> ？ 《遗》 2. 中间的金刚座上，万有的核心/结跏趺坐着 <u>观世音</u> ，花冠璀璨《千手观音》 3. 只为每一片青翠都有心/每一片菩提心都能成佛/不必 <u>观世音</u> 菩萨灌顶 《达赖喇嘛》
E 千手观音	1. 惟我们的死结啊，甄甄，结得最死 千手 <u>观音</u> 也解不开 《幻》

(一) 观世音菩萨

余光中部分诗中的观音依旧保持着原有的本体形象和意义，或表达由本体特征而衍生的隐喻义，从中可以看到观音在余光中心中的原始象征。

1. 本体意义

《敦煌六首：题江碧波写莫高窟壁画》之《观世音》诗内容没有涉及以上词语，以所见敦煌观音壁画上的“光轮”、“长带”、“慈目”、“杨枝”、“宝瓶”等体貌特征用转喻手法以实象描



写，生动刻画了观音慈悲美好的外在形象，凝聚成完整的观音菩萨的意象符号。观音的影像透过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只要念她的名号/只要仰面祈祷/最卑微的愿望也获天听”，进而联想到虚幻的观音菩萨闻声救度众苦的大愿，达到虚实合一。观音菩萨在余光心中无疑是慈悲美好的化身，能拯救自己脱于苦难之中。

表2中A7、A8、A9、A14、A15、A16、C1、C2、D2这九句中，也都以所见的观音佛像为第一层所指义，通过诗人直接感知，产生第二层所指义——观音菩萨。借助符号学层级理论机制，一级所指表示字面义，二级所指是语境义，用二元符号表示为：

表3 所指“观音菩萨”

符号/能指	一级所指	二级所指
观音	A7、A8、A9：台湾淡水龙山寺的观音像 A14、D2：重庆宝顶山摩崖造像第8号千手观音龛 A15、A16：台湾高雄市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杨惠姗所创作的2米“纯琉璃千手千眼观音”	观音菩萨
	C1、C2：重庆宝顶山摩崖造像第8号千手观音龛	

2. 本体意义衍生的隐喻

余光中与范我存是表兄妹，1945年在南京第一次相见，1956年9月二人成婚，琴瑟和鸣近六十年。E1摘自1962年创作的爱情诗《幻》：

惟我们的死结啊，甄甄，结得最死/千手观音也解不开/这该怪结得太好，结得太坏？

此诗是余光中在34岁时所写，当时他们结婚已近六年。整首诗借用《洛神赋》的典故，甄甄即甄妃，隐喻他的妻子范我存，余光中自喻曹植。诗歌情感真挚、热烈，足见余光中对妻一片痴情。千手观音在诗中借神通广大的菩萨，隐喻任何强大的外力。“即使神通广大如千手观音也无法解开夫妻的结”，夫妻二人情比金坚，纵有万般险阻皆无法使夫妻分离。

表4 “千手观音”的能指与所指

符号/能指	一级所指	二级所指
千手观音	神通广大的观世音菩萨	任何强大的外力

A11和A12摘自余光中1980年创作的《磁观音》，也是一首情意绵绵的爱情诗：

下次进香的时候，能不能够/为我静止十秒钟/像一尊凝定的观音磁像? /
· · · · · /我要藏你在一只锦匣里/像一尊磁观音/容我细细地观赏



此诗中的“观音”与沈从文笔下的观音意象相似，借用观音来形容美好的女性角色，面容姣俊，貌若观音。不同的是，这个观音是“磁”（通“瓷”）的，一个瓷像观音，一个有磁性的观音，喻美丽佳人花容月貌，天生具有引人的魅力，不禁引发诗人想把她珍藏在“锦匣里”“细细地观赏”的冲动。

表 5 “磁观音”的能指与所指

符号/能指	一级所指	二级所指
磁观音	瓷像/有磁性的观音	有魅力的美丽女子

C3 摘自 1997 年创作的《达赖喇嘛》，为一首宗教诗：

只为每一片青翠都有心/每一片菩提心都能成佛/不必观世音菩萨灌顶

根据藏传佛教信仰，每一世的达赖喇嘛都被奉为观音菩萨的化身。此处的“观世音菩萨”，一级所指为观音菩萨，二级所指为达赖喇嘛：只要发菩提心，无须灌顶，亦可成佛。

（二）观音仰卧成观音山

观音山位于今新北市五股区、八里区交界，属于大屯火山群最西境的锥状火山。山名的由来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莫过于汉人社会最普遍的“观形定名”，也就是因其形状如同躺卧观音的侧脸而得名，由淡水河右岸遥望，山形有如一座斜卧的观音菩萨，从北投远眺，则形同观音朝天观音山，观音山因此得名；此外，清初便建有西云禅寺、凌云寺等恭奉观音菩萨的寺院，善男信女上山就是为了拜观音，久而久之，山也就以观音为名了。（Area, 2021）

“观音山”，是个复合的多音节词汇，从字面上来看，山似观音，视觉效果形象而生动。但作为地名，其能指和所指关系已经没有特殊性，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规约性语言符号。在余光中的诗中，多个“观音”都指向了这座观音山，如表 2 中的 A4、A5、B1、B2、B4、C4，观音山是这些句中的“观音”、“观音山”、“菩萨”的所指意义。以 A4、B1 两句为例：

A4：当你卧下，你便是仰偃的观音

B1：观音仰卧成观音山，在对岸

“卧”、“仰偃”、“仰卧”这些动词带出了观音的意象并投射到观音山的意象中，观音山显现为有生命的喻体：观音是一座山，山就是观音，观音山成了山与观音的重叠影像。因此，在余光中的心中，观音山有如观音般的美好与亲切，而观音的形象有如观音山山一样巍峨伟大，是他坚实的心灵依靠。



(三) 山是故乡青

余光中 1928 年生于南京，1950 年时东渡台湾，羁旅飘泊大半生，他曾风趣地描述自己沦落异乡的经历：“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余光中，1998）

余光中在台湾创作、结婚生女，度过了大半人生。观音山屹立在海边，也屹立在余光中的心里，它不止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景物，更是一个家的坐标，隐喻自己的归属感。他在《隔水观音》的后序里这么写道：书以“隔水观音”为名，寓有对海岛的怀念。“观音”不但指台北风景焦点的观音山，也指整个海岛，隐含南海观音之意，所以“隔水”也不但隔淡水河，更隔南海的烟波。（余光中，1983）

余光中诗中“观音”“观音山”的所指不再局限于观音山，内涵已发生转换。表 2 中，A2、A3、A4、B1 和 B2 中“观音山”衍生的所指意义都扩展为“对山河的眷恋”、“家国之思”，即地理上的“乡愁”。

A2 和 A3 摘自余光中 1962 年创作的《观音山》：

观音仰卧成观音山/云里看过，百里看过/隔一湾浅浅的淡水，看过/· · · · · /
而淡水流着，我留在尘埃/这该是莫可奈何的距离/你在眼中，你在梦中/
你是飘渺的观音，在空中

观音山对余光中来说是熟悉的、亲切的，三个“看过”，不断循环，打开他曾经的经历与回忆的阀门，镜头由远及近，视线慢慢收回，“观音山”慢慢清晰起来。此时的诗人在一水之隔的淡水，对岸是观音山，隔水相望，是“莫可奈何的距离”，可望而不可及，只能通过回忆与幻想，出现在“眼中”、“梦中”、“空中”。“观音山”在诗中隐喻故乡，表达浓浓的思乡之情。

此刻的心绪，可以参照余光中 1967 年写的散文《地图》：初来的时候，他断然没有想到，自己竟会在这多地震的岛上连续抵挡十几季的台风和露雨。现在，看地图的时候，他的目光总是在江南逡巡。燕子矶。雨花台。武进。漕桥。宜兴。几个单纯的地名便唤醒一整个繁复的世界。他更未料到，有一天，他也会怀念这个岛屿，在另一个大陆。（余光中，2003b）

A4 摘自余光中 1965 年在美国密西根州西南境的卡拉马如创作的《火山带》：

在东方秘密的夜里/当你卧下，你便是仰偃的观音/
夜色如潮，冲激你弯弯的海岸线

乡愁常常是指漂泊的游子对家乡故土、亲人好友的思怀。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无友，往往会寄心寓情于熟识的事物上，如古人常以“月”为意象，抒发思乡之情。

此时余光中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他在书中回忆了这段经历：“在那两年里，第一年不仅离乡，而且无家，那种绝对的孤独感，有时令人心如冰河，未有益于缪斯。”（余光中，2014）



诗人远隔重洋，独在异乡，地理上的距离，拉长了诗人对身在台湾的爱妻和四个女儿的眷念。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余光中, 1998) 此时在余光心中升起的“台湾情”，这是一种对于台湾作为“家”的认同。诗人在诗中用心中虚象的“观音”隐喻具象的“观音山”，作为倾诉乡愁的对象，触景生情，睹物思乡，是地理上的乡愁。

表 6 观音隐喻故乡

能指	一级所指	二级所指
观音	观音山/台湾岛	故乡
观音山	台湾岛	

(四) 文化乡愁

荷兰心理学家提尔堡和韦戈浩特等 (Van Tilburg et al., 1996) 认为，乡愁是一种心理状态，主要集中在对家庭环境的关注。异地逗留的时间长短和是否具有熟悉的事物是影响乡愁的重要因素。搬家的自由选择会减少乡愁的可能性。

白先勇少年离乡，中年在异国寻找逝去已久的传统价值，他解释为“文化乡愁”：“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白先勇, 1978)”

余秋雨认为文化乡愁这种令人感动的情思，在社会学上可看作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思，是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但在艺术学和美学上会泛化、升腾、沉淀，变成一种弥漫处处的回顾性意象。(白先勇, 1985)

B2 摘自 1968 年《在冷战的年代》：

她的墓在观音山，淡水对岸/去年的清明节，前年的清明/走下新生南路，在冷战的年代

余光中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一起逃难。1958 年 7 月 4 日余光中的母亲病逝，骨灰葬于圆通寺。1967 年 1 月 21 日，他将母亲的坟墓迁移至台北碧潭永春公墓。其父余超英是福建永春县人，去世后也葬在碧潭永春公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余光中要将母亲的坟迁回大陆是极其困难的。余光中青年时离开祖国，一晃十年又十年，当时世界政局又被冷战的阴影所笼罩，祖国大地掀起文革狂潮，在此情境下望不见返乡的希望。母亲的墓在“淡水对岸”，也在大陆的对岸。余光中回忆着战争的硝烟，回忆自己的逃亡岁月，回忆“他的家在长城以南”，回忆一起合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一种历史的厚重与沧桑之感油然而生。整首诗倾诉诗人满腹的孤独与悲凉，有被地理隔断落叶无法归根的无奈奈何，有对故园山河的深深怀恋，是一种眷顾祖国、感慨世事的文化乡愁。

A1 摘自 1961 年《海军上尉》，为余光中较早期的作品：



上尉的巴黎在晚霞间/上尉的观音在罂粟田/上尉的铁塔远远，在塞纳河上/
爱河你慢慢地流/河畔的岁月正悠悠

洛夫(1977)评价此诗：“至于《海军上尉》一章，乃描写痖弦近乎达达主义的艺术思想与艺术人格。不知作者是否有意，此结纯然表现了痖弦的风貌与趣味，并未写出痖弦的精神——如诡异性与复杂性”。其实余光中正是写出了“海军上尉”的复杂性。诗中“观音”隐喻一切美好的化身，而罂粟是罪恶的种子，麻醉身心又让人上瘾，欲罢不能。观音和罂粟，似光与暗，是世界的善恶两面，是时代非黑即白、善恶混杂的真实写照。

A13 与 A1 中的观音似乎有异曲同工之效。A13 摘自 2005 年《休止符之必要》：

罂粟仍在诗人的田里/观音山劫后仍是观音/台北选后还是否台北

诗人痖弦的妻子逝世，余光中化用痖弦名作《给桥》、《如歌的行板》等诗中的词句，作诗慰藉和鼓舞好友。诗中的“观音”来自痖弦 1964 年 4 月《如歌的行板》：“世界老这样总这样：——/观音在远远的山上/罂粟在罂粟的田里” 韶华易逝，观音山历经风雨不改旧颜，罪恶依旧充斥世界，台湾在选举之后，前途如何？时值 200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以不到三万票的微弱多数连任成功。余光中心系台湾前程，对未来充满担忧和迷茫。在善恶错乱的世界，不知历史将向何方流去。正是这种心境，也才有《飞过观音山》的结尾：“在不解惜福的乱世/也只有跪地祈求/你千臂能伸一指/或千眼能投一撇/或许，这福岛还可以救”。

《遗》和《幻》皆创作于 1962 年，收录在《莲的联想》。A5、A6 和 D1 摘自《遗》：

遗忘是不是灵魂的透明，观世音？/血不再海啸，为你，心不再陆沉/心中无你/
飞出情网，尘网，飞来这里/· · · · /自释迦的廿六世纪/睡到那边的观音山不像观音/
睡到观音也老，甄甄也老/一惚小寐解决小小的烦恼

观世音是怙主，是菩萨，隐喻自己的精神寄托。“遗忘”、“灵魂的透明”皆指向虚无，表达了解脱的意义；遗忘了一切，放下一切束缚，飞到如来灵山下。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当观音山被岁月磨平，不再具有观音的外形；到时间的尽头，观音也已老去。诗人“倦了爱情”，产生一种颓废的弃世情绪，希望在片刻小憩中解决所有的烦恼。整首诗既有古典意象，又散发着虚无主义思想，此时正是余光中从现代虚无诗风向新古典主义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去国离乡十二个年头后，对流亡台湾的身份始终不适，一种隐隐的迷惘与无奈之意难以自抑。他不是倦于爱情，而是倦于现实，想去往心中的“灵山”，是失意者寻求解脱的一种方式。用图 2 表示诗中“观音”符号的能指和所指



的关系，从一级所指到二级所指，意义又返回到能指，能指的意义被突出，使读者不自觉地揣摩“观音”在诗中隐含的丰富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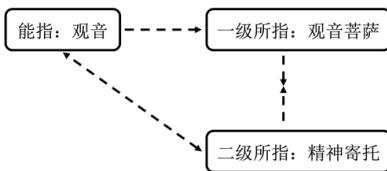


图2 “观音”符号意义的回指

C2 和 C3 摘自《千手观音》，余光中的这种疲倦的愁绪也同样投射到诗句中：

虔诚的祈愿，随着香火/想必袅袅都上达了天听/都说菩萨是有求必应/
但是她啊，我时常埋怨/· · · · · / 藕茎和莲座没有牵连吗？/
前半生是母亲，后半生是妻子/若非菩萨，又会是谁/是谁啊回回有回应

或许追忆半生的辛劳漂泊，亦或回想起初为人父之际，便遭母亲去世之苦。然而，余光中又想到“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余光中，1998)。因此，点香拜佛虔诚祈愿后，观音却“从未明示我回音”，表面上是在埋怨观音，让自己受尽悲欢离合，抒发“何事长向别时圆”的惆怅，实际也是对无常世界的和解。

A10 摘自《隔水观音》亦与上首诗有相同的愁绪：

让我心随洲上的群鹭/上下涉水/来回趁波/像一片白烟依恋在古渡/
你无所回应，却无不听闻/喃喃的私祷/默默的请求/你一定全许了我吧，观音？

1978 年 8 月，余光中自淡水返回台北，途中望见河畔熟悉的观音山，思绪万千。来台近 30 年，隔水膜拜观音近半生，人老了、倦了，但观音“映水的纤姿永不变”，无所回应，最后只能对现实妥协，安慰自己“一定全许了我吧”。

上述《在冷战的年代》、《海军上尉》、《休止符之必要》、《遗》、《千手观音》以及《隔水观音》六首诗中，余光中面对世界巨大的变迁，特别是巨大的文化落差，运用“观音”的意象作为美好的希望，作为倾听者，此时所抒发的情感，不仅杂糅了地理上的、时空上的对故国家园的乡愁情结，同时夹杂了对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对现实文化衰败深深的忧虑。此节的“观音”能指和所指如下：



表 7 观音“文化的乡愁”

能指	一级所指	二级所指	三级所指
B2 观音山	观音山/台湾	故乡	文化乡愁
A1, A13 观音	观音菩萨	美好的化身	
D1 观世音			
A10 观音	观音菩萨	精神寄托	
C2、C3 菩萨			

四、“观音”意象符号构建过程

余光中面对世界的变化无常、亲人聚散与悲欢惆怅，把目光投向“观音”，在他的诗歌世界中“观音”显得特别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诗中的“观音”意象符号的构建，主要依据符号的相似性和层级性。

(一) 隐喻构建的相似性

观音在中国民间是大慈大悲，救度众生的菩萨，多呈现为慈母的形象。从历史文化积淀的角度看，观音符号凝结了人们诸多寄托和情感内涵，逐渐形成一个慈悲、美好又永恒的文化象征，观音是华人重要的信仰之一。

当观音的隐喻义为强大的外力、美丽的女子或是美好的化身，都是从观音本身的外形和功能特点进行投射，具有社会性和典型性，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其隐喻的构建过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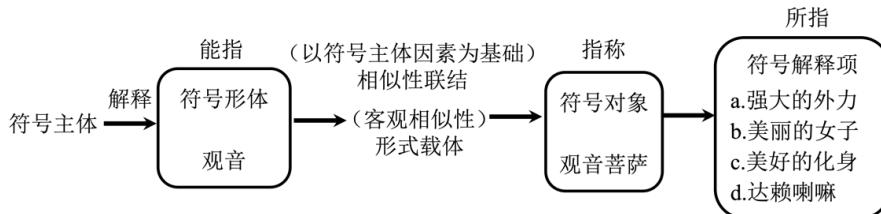


图 3 观音隐喻构建的过程 (1)

而观音隐喻为观音山，是因为观音山的外形似观音。山和观音的影像重叠成一体，进而意义被放大到台湾岛，最后在余光中的联想下，升华为故乡的符号。在余光中的内心，观音是能够让自己勾起乡愁并寻求安慰的对象。但山是没有生命的，观音本身也并不存在乡愁，只是余光中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和个人经历所构成的感性的小世界。余光中从大陆流亡到台湾，从台北到香港，从台湾到美国，从香港到高雄，多年的漂泊离散，“观音山”对余光中的意义是非凡的。“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余光中, 1998) 余光中身份认同的变化，也使得“故乡”的所指复杂化。观音成了“故乡”的



化身，一直驻留在余光心中，陪伴诗人去美国、去香港，以化解内心的孤独与郁积的乡愁。观音隐喻故乡，需要通过诗人主观积极的联想加工，其构建过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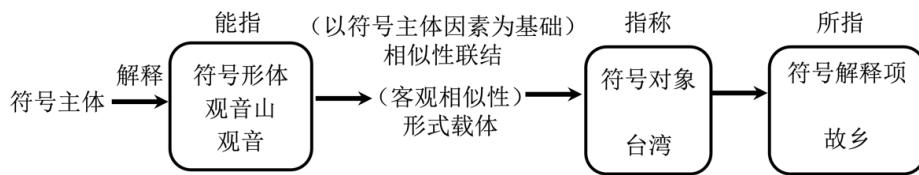


图 4 观音隐喻构建的过程 (2)

中国历史文化的灿烂辉煌给了余光中无限的怀想和孺慕，而中国现实政治分隔的坎坷与多难，又使余光中充满了儒家入世的忧患意识(刘登翰, 2002)。作为中国的文人身份，余光中表现出了多情的特质，并且具备深厚的爱国意识。他不仅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也牵挂着台湾的前途。然而，面对时代所带来的无法抗拒和无力摆脱的离散和混乱，他感到了悲痛和困惑。在这种情境下，观音成为了他内心世界的"救世主"。他虔诚地向观音祈祷，同时抱怨现实的无情。早逝的母亲、无法回归的故土以及自己半生的漂泊，似乎一直都与他的心愿相背离。无论如何，他无法摆脱对大陆的乡愁，也无法摆脱对海岛的眷恋。观音意象由地理上时间上的乡愁升华到浓浓的文化乡愁，将个人的情感串联了时代的社会的大世界。

(二) 符号的层级性

从图 2 和图 3，可以直观看到“观音”隐喻建构的过程。余光中以独特的想象力，在主观情感的渲染下，诗中的“观音”符号意义不断增长，衍生出更多的符号层级，而隐喻的所指意义处于符号所指的第二层级以上。图 3 隐喻的层级表示如下：



图 5 观音隐喻的符号层级解释

根据符号的层级表示，隐喻就是二级所指喻体替代能指本体的过程，一级所指的“观音菩萨”意义被削弱，二级所指的隐喻意义被突出。



图 6 观音隐喻故乡的符号层级解释



图 6 表示隐喻义的“故乡”代替“观音”在诗中的符号，符号的层级从“观音”到“观音山”再到“台湾”，最后才衍生到“故乡”。符号的完成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阶梯式的层层递进。邻近的所指义都具有相似性，“观音”隐喻的过程就是“观音”符号的层级衍化过程。在这层级衍生的过程中，浪子的身份，处处弥漫的中国情结，深深的孤独感和无法排遣的乡愁，是意象层级建筑的砖瓦。余光中这么解释当时愁绪的症结：他所置身的时代，像别的许多时代一样，是混乱而矛盾的。这是一个旧时代的结尾，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充满了失望，也抽长着希望，充满了残暴，也有很多温柔，如此逼近，又如此看不清楚。一度，历史本身似乎都有中断的可能。他似乎立在个大漩涡的中心，什么都绕着他转，什么也捉不住。(余光中, 2003b)

“观音”在余光中的艺术加工下，意义更为深刻而复杂。喻体“故乡”不再限于一个地理上的坐标，它不是台北、高雄、台湾，也不是重庆、南京、大陆、中国，而是更带有文化的深度与历史的沧桑，是一个全新意义的符号。根据皮尔斯的符号三角形关系图，把“故乡”这一符号的生产过程，解释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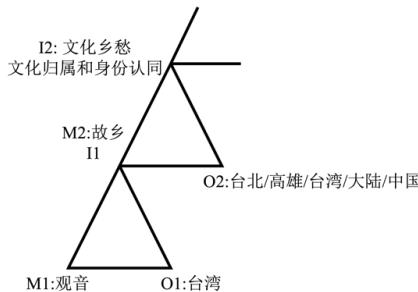


图 6 从“观音”到“故乡”的符号增长过程

喻体“美好的化身”、“精神寄托”都与“故乡”的生长过程一致，最终表达为文化乡愁。余光中漂泊半生，体味了无数聚散离合，在台多年后身份认同发生变化，面对时代变迁，不禁感慨传统文化的衰弱。他眼中的“观音”和“故乡”都似幻似真，可望而不可及，求之而不可得。余光中运用华人熟知的“观音”意象表达文化乡愁，在战争和社会等遗留问题下，加深了这份生命的羁绊，突破了时间和地理的界限，与读者产生情感的深度沟通与共鸣，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命运、历史文化的关切与忧虑，以及对人生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

结语

本文以余光中的诗歌中观音意象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十五篇含有观音意象的诗歌。通过符号学视角，分析和解释了“观音”在诗中的隐喻义。

慈悲的“观音”是余光中诗歌中空灵绝美的意象符号，主要以“观音”、“观音山”、“菩萨”、“千手观音”和“观世音”五种能指的形式出现。在诗中，余光中很少直抒胸臆，借“观音”抒发个人情思，用独特的经历与情感丰富了“观音”的本来意义。“观音”的所指义在符号的不同层级的隐喻义有观音山、观音菩萨、美丽的女子、强大的外力、美好的化身、心灵的寄托、台湾、故乡以及文化的乡愁。



“观音”符号的隐喻建构过程建立在其能指和所指意义的相似性上，包括观音本身的形象和特点，以及观音山在余光中心中的重要地位。作为渡海诗人余光中青年时被迫流亡，中年漂泊多地，父母去世依然无法回归故里。他饱尝多年离散的忧愁，始终怀揣着对大陆的眷念，同时深爱台湾的土地。余光中身具“中国心”和“台湾情”，在异国他乡经历了文化认同和归属感的迷惘和焦虑。在多种复杂情感交织下，“观音”意象由抽象的情感凝聚为可见可感的实体，“观音”符号的意义也更复杂化，符号的层级逐步增长，并从符号“观音”逐步向符号“故乡”生长。

在去国离乡近 30 年后，乡愁已成为余光中的基本心境，他的“中国心”“台湾情”已逐渐沉淀下来，身份认同的转变使他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的转型、历史文化的探索，诗作多以写实伤今为主。1992 年，余光中第一次应邀回到大陆，圆了萦绕 43 年的思乡梦，自此他辗转于两岸文艺界之间。从后期的诗作中可以感受到那种流浪者的地理的乡愁已解，而文化的乡愁愈加浓烈。在这些诗中，“观音”提升为一种具有当代意义的普遍性意象，同时也成为诠释和表达文化乡愁的符号。

参考文献

- Aristotle. (1954). Rhetoric and Poetics. [M]. New York, NY: The Modern Library.
- David Sless. In Search of Semiotics. [M]. Barnes & Noble Books. 1986. 29
- Halle M.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M]. Mouton, 1956. 69–96
- Peirce C 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Van Tilburg M A L, Vingerhoets A J J M, Van Heck G L. Homesicknes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996, 26(5): 899–912.
- 白先勇. 莫然回首. [M]. 尔雅出版社, 1978. 167 – 168
- 白先勇. 台北人. [M].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5. 356
- 陈植锷. 诗歌意象论[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耿占春. 隐喻[M].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7. 152–153
- 莱考夫, 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233
- 梁小兰. 沈从文笔下的观音意象——试论佛教文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9(03):359–360.
- 刘登翰(2002). 余光中·香港·沙田文学. [C]. In: 黄曼君, 黄永林. 火浴的凤凰 恒在的缪斯: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M].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33 – 43
- 流沙河. 十二象. [M]. 三联出版社, 1987. 183
- 洛夫. 《洛夫诗论选集》自序. [J]. 中外文学. 1977. 5(10). 34 – 45.
- 吕红周. 符号学视角下的隐喻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10. 13 – 14
- 皮尔斯. 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 (赵星植, 译者). [M].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32
- 沈天鸿. 现代诗学:形式与技巧 30 讲. [M]. 昆仑出版社, 2005.
-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 译者). [M]. 商务印书馆, 1980.
- 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观音山” [online].
(<https://www.northguan-nsa.gov.tw/user/article.aspx?Lang=1&SNo=04003283>), 2022/12/10



- 余光中. 隔水观音. [M]. 洪范书店, 1983. 176
- 余光中. 从母亲到外遇. 联合文学. [J], 168 期. 46 – 50.
- 余光中. 余光中集 (第二卷). [M].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a. 3
- 余光中. 余光中集 (第四卷). [M].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b. 350 – 353
- 余光中. 绣口一开. [M].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 287
- 余光中. 桥跨黄金城. [M].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7. 313 – 316
- 于君方. 观音. [M]. 商务印书馆, 2012. 413
- 赵毅衡. 文学符号学.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赵志刚, 张西艳. 华裔作家林宝音小说中的“观音”意象及其叙事功能. [J]. 华文文学, 2020(06): 66–73.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YAO ZUMI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Master's Degre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Rajapruk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TEACHING CHINESE
	Address (地址) :
	9 M. 1 Nakorn-in Road, Bang Khanun Sub-district, Bang Krui District, Nonthaburi 11130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Prof. KANOKPORN NUMTONG, PH. D.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PH. 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Chinese Language - Chinese Literature - Chinese-Thai Translation
	Address (地址) :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50 Ngamwongwan Rd., Ladayao, Chatuchak, Bangkok 10903